

魯迅左傾內幕

周 谷

初遭圍剿後受封諡

魯迅是現代史上二位受爭議的人物。一九二八年他在上海受到中共地下黨員的圍剿，被斥為「一個封建餘孽」、「反革命」、「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諦」。一九二九年秋天，中共組織爲了爭取魯迅，自動介入這場圍剿，並令中共黨員親向魯迅道歉，使魯迅得以突出重圍。第二年三月二日，魯迅便欣然應命爲中共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此後六、七年爲中共招兵買馬，組織幾個反政府的大同盟，又從事他自謙的「遵命文學」。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死後三日，毛澤東便冊封魯迅爲「中國的第一等聖人、現代中國的聖人」、「文化革命的主將」、「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共產主義者」等三十多個封建諡號。

鼓吹馬列討好青年

斥魯迅爲「一個封建餘孽」的郭沫若，後來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文革期中，寫了一篇「紀念魯迅的造反精神」文章，引用魯迅一九三六年六

月九日「答托洛斯基派的書」中，一句對中共而言的「我得引爲同志，自以爲是光榮的」的這句話，郭沫若說成是魯迅臨死前不久寫的入黨申請書，毛澤東後來肯定魯迅又是中共黨外的「共產主義者」，說魯迅的入黨申請書已經得到黨的批准，要吸收魯迅死後入黨。以後中共中央負責人又說魯迅在思想上已入了黨，組織上並沒有入黨。魯迅出身書香門第、地主、封建官僚家庭，能加入或被吸收爲這個自稱爲無產階級的政黨嗎？魯迅不知不覺竟成爲中共的紅色知己，馬列居士了。

內山書店的白相人

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有兩個黨中央，一個是以中共自己爲主的地下黨中央，一個是非黨員魯迅在上海虹口日本租界，日商內山完造開設的「內山書店」內所領導的中共中央。這是他個人半公開的發號司令部。

內山完造是日本岡山人，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自日本來到上海，年僅二十八歲。內山僅讀過四年小學，當過學徒、店員、推銷員，初在上海任附設在日商「日信藥店」內的「大學眼藥

部」的經理人，原住上海吳淞路義里一六四號。一九一六年元月他與井上美喜子結婚後，內山夫人在家閑着無事，他們結婚時的介紹人基督教牧師牧野虎次建議，於一九一七年在北四川路魏盛里開設以「內山」爲名的書店。內山一家就遷居書店，內山於一九一九年辭去外面的兼職，夫婦倆人專門經營書店，後來營業擴大，又將書店遷至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內山書店有中、日兩國籍的店員，日本籍店員由一日本高級店員負責，中國籍店員由王寶良管理。魯迅後來與內山相熟後，兩人間的事情，就由王寶良協助處理。

魯迅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偕許廣平自廣州到上海後住在共和旅館，住處與內山書店近鄰。十月五日魯迅與許廣平第一次去逛內山書店，以後也常去買書。最初幾次去書店，書店伙計老遠看他漫步進來，便一齊警戒嚴防雅賊。魯迅既非相貌堂皇的一表人才，又無一般學究的相貌，遂被內山的伙計誤爲上海的白相人。等到魯迅拿出「阿Q正傳」中「現錢！打酒來！」的精神，當場付現款買了一大堆的日文書籍囑伙計送往其住處。伙計們便笑臉相迎，內山老闆也恭候台光，

鞠躬如也，才知道這位「白相人」原來竟是赫赫有名的魯迅夫子。

左傾文人的避風港

魯迅因常去內山書店而認識內山老闊，那時內山書店常出售馬列這類日文書籍，魯迅爲了應付圍剿，常到這家書店買書，有時每天去一次，或坐下來看書或與內山聊天。魯迅與內山相熟後，親如家人。魯迅有病，內山常親去探視。魯迅有時走後門進入書店，魯迅也喜歡走後門可以避開一些人爲的麻煩。內山如發現店內生面孔的人太多，便囑魯迅暫時躲避。內山書店也曾代魯迅印行過政府禁止發行的「准風月談」、「偽自由書」、「內腔北調集」、「海上述林」等書。

內山曾被指爲日本帝國主義在上海的暗探，常把中國情形報告上海日本總領事館，魯迅在「偽自由書」後記中「內山書店與左聯」一段爲內山辯護說：「我確信他做生意，是要賺錢的，却不做偵探。」內山雖不直接做偵探，但曾多次協助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內山書店的老伙計，一九二五年九月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轉黨的周樸農，把內山書店作爲共青團與各省團組織的通訊聯絡處，由內山書店另一伙計劉鼎榮負責。一九二六年周改任共青團滬東區委書記，以另有高就向內山老闊辭職。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周樸農與中共後來的要人任弼時（原名任培國化名彭德生）出席在華德路競業里召開的共青團江蘇省委擴大會議時，被英租界捕房拘捕。周自稱是內山書店店員，捕房傳訊內山，內山當庭承認屬

實。周、任兩人只得各處徒刑四十天，以後減刑出獄。

拚命寫作供應徒衆

中共（特別是它的文化工作者）的黨員，不斷去內山書店向魯迅匯報、請示、救濟、補助、探視、訪問，中共黨員與中共失去聯絡，或中共組織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絡，都去內山書店求助於魯迅。瞿秋白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間曾住魯迅家中避難，魯迅曾接見中共方面人員李立三、潘漢年、陳賡、馮雪峯、吳奚如、陳毅、成仿吾等人都因失去組織關係而去找魯迅，第三國際駐華工作人員也經常與魯迅往來，魯迅也參與中共地下工作。

因此，魯迅的生活分外忙碌，他爲愛護這批他認爲可愛的青年，總爲他們委屈求全，鞠躬盡瘁。中共又把他當作自己人，更使他沉醉在年輕人的歌頌聲中。魯迅即使受到迫害、圍剿、病痛，也從不輕言他去，無形的個人崇拜，也是十分迷人的。魯迅不知不覺竟成爲中共上海地下黨的精神領袖和中共在上海的代言人。

魯迅經常藉內山書店同作家、畫家、記者、職員和軍人聊天。日本文學家長谷川如是閑、清水安三等人都在此與魯迅會晤，魯迅把內山書店作爲他和中共、各國友人進行聯繫的地方。魯迅寫好文章後都送到內山書店，由書店代他送出去，稿費也由書店代收代轉，並通由內山書店收寄書信，傳遞消息或掩護中共人員躲避搜查。他甘之如飴，從來少有推謝和推辭。

藉助內山躲避災難

魯迅一家有四次避難全靠內山安排住處。一九三〇年二月，魯迅在上海與宋慶齡、蔡元培等人籌組「中國自由大同盟」，中國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祕密呈請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主其事者爲許紹楨。魯迅獲悉後隻身避居內山書店，假三層樓上數十日。內山又以書店店員名義爲魯迅另租新居以遠離華界。

一九三一年元月十七日左聯盟員被捕波及魯迅，內山特爲魯迅一家安排居於日商「花園莊」旅館工人住的角樓上三十九天。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本發動上海戰爭，內山又爲之安排住其分店數十日。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內山書店店員張榮甫、周根康因參加中共地下活動被捕，內山爲魯迅安全，要求魯迅立即回內山家中，並派店員中村享陪同住宿照料，一個月後才敢回家居住。有時魯迅住的地方，門前均貼有內山完造的紙條以保安全。魯迅沒有內山的道義賜助，很難活下去。魯迅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病逝上海。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內山於一九四八年被遣返日本。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後，內山出任日中友好協會副會長，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九日再去中國，次日便病逝北京，年已七十四歲。遺願葬上海。當年內山及內山書店曾爲中共做了不少工作，魯迅也因受內山的愛護才度過多災多難的歲月。沒有內山的暗中幫助，魯迅的司令部無從發號司令。